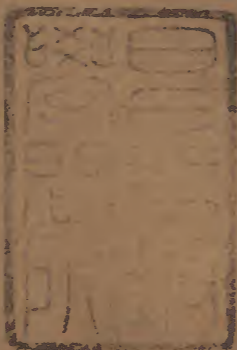


朱子經濟文衡續集 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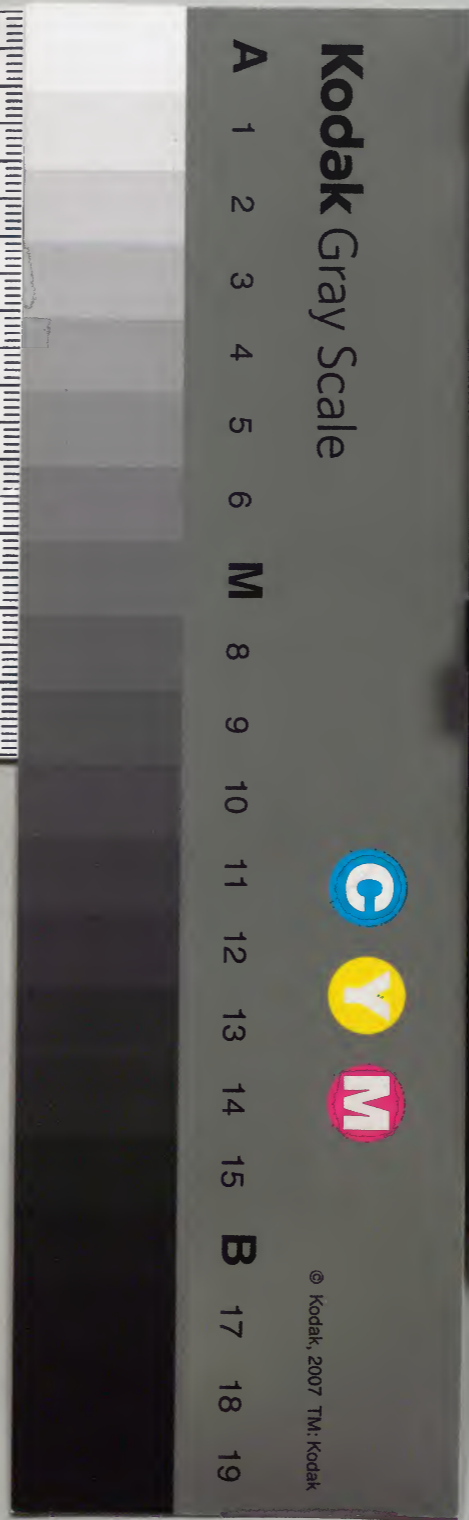


一 六	三	七 一	九 四 一 六	漢 書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五 八	九 四	漢
函	一 六	書
架	冊	號
冊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6
冊數	16 (10)
函號	298 258

共十六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正心類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先是淳熙丁未歲秋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

夏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

官前數日會與本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

是請祠秋八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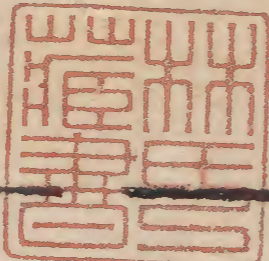
宮九月復召冬十一月促入對初先生入奏事迫

於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

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

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

主管太乙宮兼崇政院說書



聖濟類編 卷之四

此篇專論聖心為事之本此心既正則天下無一
不歸吾仁之中

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心之主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
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
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
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
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
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
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
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
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

邪正之驗始於家人次及左右以達於朝廷下

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
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闕膳之
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
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
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
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
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
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
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
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
一反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教者一有不正而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

聖心精一之功

先王精白無瑕之治

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
 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
 明列諫諍之職以目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
 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
 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須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
 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止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
 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
 為後世法程也臣切見周礼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
 王世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生
正心誠意之孝於此考之可見其實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

左便右假不當

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
 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
 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
 賄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
 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
 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牝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
 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
 譬然臣之愚終切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
 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內外之弊皆出此輩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
 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
 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

侍從之徒其門

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
 入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
 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
 始者惟在於此凡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
 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徒則又不止於
 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
 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
 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
 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
 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
 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

納財之徒其門

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怨詈謗
 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
 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
 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
 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
 下且幸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
 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蔽欺以至於此豈
 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
 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
 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
 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

天子當至私公無

宮府當合一

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人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 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諸葛亮用蜀之規模

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 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

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切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論人心道心之別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舜禹傳心之妙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人生於心
形氣之私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段注文出中庸序

謂仁者本心之全體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克己復禮之功

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道心
出於
性命
之正
上智
不能
無心
下愚
不能
無道
心無
道心

仁者本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

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已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同上泮文

論太祖正心之法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太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足為法

當以太祖之心為心

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切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則遠近莫不敢一於正矣同上

凡事當裁之以心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人主當明理欲之辨而審其去取

臣願陛下自今已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慾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慾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

聖心無一毫私欲之累

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党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之所為無不如志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聖心正凡事無不正

事目見前

此段專言聖心為萬事之本心正則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 陛下之反諸身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

聖心正則無不

嚴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學以選

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

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

為 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

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

議者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

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

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

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

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

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是年除浙東提舉冬奏事延和殿此第二劄

此段專一發明君心理欲之分所用賢否為安危

之別議論奮發與出師表相表裏

理欲公私為亂危之別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以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切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聞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切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於

萬死為陛下下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

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

意於堂作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

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

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

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

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

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

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

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曠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

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之則為人欲私意之病

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讒慝

人君修己任賢之道

居心天理人欲之分

縱而大
臣偏小

用防
制小
術人

近習
迫達
人主
之意

小入
為國
家禍
亂之

經濟文術

續集卷四

叢脞眩矜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
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
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
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
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
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
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
庭之論雖甚強計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
操切之欲其有引忌憚而不敢肆以為惡陛下之用力則
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
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
未嘗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

之大弊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
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
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
之態既足以盡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
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
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
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狹其重以
竊陛下之權其輕而竊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
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
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以謹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
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
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

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
 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羣小相競人人皆得滿其
 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
 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
 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
 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
 疑大臣而其為言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
 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仁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
 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
 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
 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
 心意收拾在此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際

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

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陛下之國家將不至

於卒受羣小之弊忠實誠篤直告君言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優

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

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

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辛丑延和奏劄二 孝宗朝

論人心各有當然之則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聖愚人物氣質之異

臣又拾遺意而論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
 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而其所以為是物者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足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

則之本人心
物然

絕之人聖同之天人
殊物愚本理心

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
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
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
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
達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
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
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躰者但其氣質有
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
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

古者
小學
大學
之教

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
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
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於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
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
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
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
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
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
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
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
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

三

卷四

十一

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
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
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經進大學講義 寧宗初政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誠意類

論大學傳六章釋誠意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發明誠意一章之指末言人君尤當加意

人心無不善但為氣稟物欲之害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
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
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
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
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
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
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

其意必自欺

誠必在意

善惡隱微無有下著

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掩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躰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蔽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為眾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

人君尤當知畏

意誠又在知至

人君尤當知畏

經

續

二

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亦徒為觀聽之羨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經進大學講義 寧宗新啟

○致知類

論大學知止之道

事目見前

先所止則能止

此段專一發明知止而後有定至慮而後能得一節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其所得其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其所得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

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義 寧宗新啟

經進大學講

論大學知所先後之道

按先生此下注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始所先後此結上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節之意

此段申明大學本末終始之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

本始
所先
末終
所後

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之者不可不先於治已欲躰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

論大學知至之道

事目見前

此段推明大學經文物格而後知至一節

理詣
其極
則知
無不
盡知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格物類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按先生此下注曰此句之上當有關文

此段專言格物末引先儒致知主敬之說尤為詳密

格物
致知
大學
先務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

引先
儒之
說發
明本
意

此三
條論

此四
條言
持教
工夫

工夫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
 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
 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
 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
 盡窮天下之理按引程子之言發明本旨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
 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
 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
 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
 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
 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
 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
 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教為本
 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
 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又曰但在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
 干存之又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
 惺惺法尹惺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
 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
 以得其梗槩矣同上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六

○聖孝類

謂父子慈孝本於天性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秋七月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此篇專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大倫

父子之道天性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

人心天理
多為物欲
利害昏

此心本然
未嘗不有

聖躬本無
大過

奸人離間
造為危語

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
倫而不可揀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
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
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
以為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
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
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
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
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
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
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
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 陛下天資仁孝初

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
性至親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
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
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揀之於
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 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 陛
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 陛下
而不足以感悟 陛下之聽徒以激怒 陛下故近日臨欲
過宮而復輟者 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
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 陛下父
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 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
為邪說離間 陛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 壽皇慮 陛
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 壽皇憂 陛下或至於成疾

臣竊觀

續集卷六

一

天人心意
致生疑

此皆愛 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
欲 陛下遷善改過正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
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
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 陛下
之身常懷疑懼而使 陛下之官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
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 壽皇慈覆天下
而於 陛下為尤篤 陛下所以事 壽皇者乃不以孝聞
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 陛下之失
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
一旦 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
侮與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
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鬱而食之其能有

今日宜先
遺大臣謝
罪兩

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心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
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 壽皇聖躬比者
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壽爵而至
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
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
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訕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
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
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音諭在廷言
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
天下屏斥餘党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
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
談反危而安特在 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 陛下之切

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前一段為邪臣所問有許多不好後一截能回至意有許多好所謂引君當道者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甲寅稷上封事 光宗初政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是年七月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
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發長沙在道聞高內朝禮
尚缺冬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此篇極言聖賢處變之道

天下之事有常
有變
有權
有經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

有權

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

之以權而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

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李札之

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墮其身亡其

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

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惻怫

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

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

太后躬定大策 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

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

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

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

公天可大如亦其
下謂變之得權

道其當本日
之廣盡

親以誠
心格意

災異
禍亂
亦可
消拜

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軀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命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放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愁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

合乎公論此亦小可變通也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為舉孽之萌不得作表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按李國錄方子著先生年譜曰初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黼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云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爾外此非吾所能計也

乞瑞慶節不受賀禮

瑞慶節前一日晚闕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時在經筵即欲論奏時以暮夜無及乃草劄于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

此篇專言壽皇在殯不當講行賀禮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僚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緣此所以不可受賀已前來祇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壽皇在殯不當講賀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惟懼觀此闕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踈遠不敢僭越昨晚忽

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求善惟恐不及
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已謹此密奏欲望聖
慈速賜傳旨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
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垂法萬
世臣不勝大願 荀子 寧宗新政

乞就班賀旨揮不受

乞班賀不受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
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貼黃

乞三年內並免稱賀

臣久聞前自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
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
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同上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
乃具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勸定省之禮并言近習
及散官卜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奏之上感動為
之泣下

此篇專言聖躬凡百自奉宜務節損且如藩邸之
舊

聖躬自奉宜務抑損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 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
闈之私居處服用宜如藩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
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
定省之願以為 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未乃聞有旨修葺
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 陛下意欲速成以遂

上帝震怒不當此大殺

人心驚駭以為自奉

移輝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

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此其必有依在

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

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後以

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幾旬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

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脩造宮室但以適已自奉為

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慈望念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

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

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

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

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

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

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

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變或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

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

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

聞過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

自責煩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

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未實

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

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

其聞內禫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

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

一辭例抗生可

父子之間

臣等

卷六

六

亦
疑二

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
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
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 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
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今日紀綱壞以下至於
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
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
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
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
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
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
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 陛下之獨斷而大

近習
之罪

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 陛下之獨斷而其事
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弊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
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
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
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
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 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
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
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
陳源袁佐之流皆此皆歷述可懼之狀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
之乎且 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 壽皇更練通達孰與
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 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
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

臣

續集卷六

七

今宜
罷修
東宮
之役

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
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
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
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 太上皇帝之心而速
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 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
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
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 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
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敗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
近屬專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 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
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 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
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 太上皇后宗戚貴臣
左右環擁更進譬喻鮮釋之詞則 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
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甲寅維遯留身面陳
劄子 寧宗初政

○聖治類

論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四段

此篇專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後之序然必脩身
正心誠意致知格物而後足以止於至善之地辨
析精微本末貫串無遺蘊矣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
知正心誠意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
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
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

此皆
大學
綱領
條目

齊家 治國 平天 下在 於修 身正 心誠 意致 物知 格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
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
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
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
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
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
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
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
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
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
勉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

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
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
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強
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
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新政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六



Blank aged paper page with some staining and a small tear at the top left.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characters, likely reading "問所" (Wensuo).

Blank lined paper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六" (6).

